

久久seseavV.5.1.2.6.1.0研究中心网

久久seseav | 2026-04-12

久久seseav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围绕久久seseav展开详细介绍，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相关内容。

久久seseav概述

布力架，OBE，JP（葡萄牙語：José Pedro Braga，1871年—1944年），香港及澳門的土生葡萄牙裔商人、傳媒工作者及政治家，曾任立法局首位葡裔非官守議員、潔淨局非官守局紳、以及中華電力主席等職。

另一方面，布力架居於九龍，對當地的地區事務相當關注，並且是九龍居民協會的成員。而早在1926年，他就獲港府委任以臨時局紳身份，出席潔淨局會議，至1927年12月更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為潔淨局紳。在任內，他與曹善允及YMCA的麥花臣等人大力向政府爭取於尖沙咀興建兒童遊樂場，促使港府在1929年5月成立遊樂場地委員會（Playing Fields Committee），研究香港未來在兒童遊樂場地方面的發展，而布力架、曹善允及羅文錦等人皆獲委為委員。委員會最終於1930年1月發表了報告，遂影響兒童遊樂場協會在1933年成立。布力架後於1930年12月任滿卸下潔淨局紳一職。香港的立法局早於1880年起已開始有華人議席，但葡萄牙人在議會卻一直沒有代表，以致其利益未能充分反映。幾經多年爭取，港督金文泰爵士在1929年1月對立法局進行大幅改組，並首度在局內為葡裔人士加設代表議席，由布力架出任，布力架遂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立法局葡裔議員，此後立法局內定必有一位非官守議員由葡萄牙人出任，這個做法到1985年才予取消。布力架在任立法局議員期間，以經常在議會發言及投入工作著稱。他除了關注香港各項重大議題及九龍地區事務外，又出任過香港廣播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義勇防衛軍顧問委員會成員等職，另外還尤其關注新界的農業事務。布力架相當支持當地農業發展，是新界多個團體的成員，而且愛好研究當地歷史文化。在其協助下，新界在1932年舉辦了首屆農產展覽會，成功向外推廣香港的農產品。布力架在1933年1月獲續任立法局議員之職，至1935年6月3日獲英廷獎授OBE勳銜，港府為答謝其貢獻，在1936年特將九龍一條新建街道命名布力架道。布力架在1937年1月任滿卸任，由大律師廖亞利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接替，但他沒有因此退出公眾場合，並參與籌備香港慶祝英皇喬治六世加冕的大型活動，而且還繼續不時在報章撰寫評論文章。

J·M·布力架（José Maria (Jack) Braga，1897年 - 1988年），任職商人，與妻子奧古斯塔·伊莎貝拉（Augusta Isabel da Conceicao Osorio da Luz）在1924年12月30日於澳門結婚，兩人育有七名孩子。J·V·布力架（John Vincent Braga，1908年9月25日 - ？），信奉基督教，1940年8月24日在九龍聖安德烈堂娶愛丁堡大學醫科生路易莎·威尼弗雷德·艾什頓（Louisa Winifred Ashton）為妻。

久久seseav的背景与发展

生物（Organism），是指具有生命功能的生命体，也是一个物体的集合。其元素包括：在自然条件下，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具有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有生命的物体以及由它（或它们）通过繁殖产生的有生命的后代，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相应反应，能与外界的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框架效應是一種認知偏誤，人們根據選項所呈現的正面或負面含義來決定選項；例如作為損失或收益。收益和損失在場景中被定義為對結果的描述（例如，失去或挽救生命、治療和未治療的疾病患者等）。展望理論假設損失比等價收益更顯著，肯定收益（確定性效應和偽確定性效應）優於概率收益，並且概率損失優於確定損失。框架效應的危險之一是，人們通常只能在兩個框架之一的背景下獲得選擇。這個概念有助於理解社會運動中的框架分析，也有助於政治觀點的形成，其中政治化妝師在政治民意調查中起著重要作用，這些民意調查旨在鼓勵對委託民意調查的組織做出有益的回應。有人認

為，使用該技術會損害政治民意調查本身的信譽。如果向人們提供充足的可信信息，這種影響會減少甚至消除。這種效應無法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

情景一：对第一组被试（N=152）叙述下面情景：如果采用A方案，200人将生还。（72%）如果采用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28%）情景二：对第二组被试（N=155）叙述同样的情景，同时将解决方案改为C和D：如果采用C方案，400人将死去。（22%）如果采用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78%）实质上情景一和二中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只是改变了以下描述方式而已。但也正是由于这小小的语言形式的改变，使得人们的认知参照点发生了改变，由情景一的“收益”心态到情景二的“损失”心态。即是以死亡还是救活作为参照点，使得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试把救活看作是收益，死亡看作是损失。不同的参照点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面临收益时人们会小心翼翼选择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人们甘愿冒风险倾向风险偏好。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表现为风险规避。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风险寻求。疾病问题的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框架效应的道理：相同的客观问题，通过变换框架，将得到可预知的不同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收益和损失完全是以认知参照点为依据的，参照点不一样，人们决策的方式也不一样。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让人们对下列情景进行决策：（被试N=150）

深入分析

情景一：如果一笔生意可以稳赚800美元，另一笔生意有85%的机会赚1000美元，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赚。情景二：如果一笔生意要稳赔800美元，另一笔生意有85%的可能赔1000美元，但相应地也有15%的可能不赔钱。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84%的人选择稳赚800美元，表现在对风险的规避，而在第二种情况下87%的人则倾向于选择“有85%的可能赔1000美元，但相应地也有15%的可能不赔钱”的那笔生意，表现为对风险的寻求。典型的决策者会相对中性参照点来评价结果，因此参照点的位置将最终影响决策制定者的风险偏好。在上述2个情境中，决策的关键在于决策者的参照点是什么？得到多少，或是损失多少？情景一中84%的决策者便是以“分文不赚”为参照点，从而规避风险，选择800美元的收益；情景二中87%的人则以“15%的可能不赔钱”为参照点，选择接受风险，而非接受明确的损失。

2005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5年4月2日去世後，天主教會為了選出新教宗而舉行的教宗選舉秘密會議。依据天主教法典，选举必须在前任教宗死後15天至20天内举行（4月17日 - 4月22日）。全世界符合被提名為教宗的樞機，在2005年4月18日開始在梵蒂冈的西斯汀小堂舉行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經過4輪的投票失敗後，於4月19日17時49分，西斯汀小堂的烟囪冒出白煙，代表樞機團已選出新教宗；18時04分，圣伯多禄大殿响起钟声，正式確認新教宗已被選出。新教宗的姓名及名號在18時41分由執事級首席樞機，智利籍的豪爾赫·阿圖羅·阿古斯汀·梅迪納·埃斯特維斯樞機在聖伯多祿大殿的中央陽台宣布，新教宗為樞機團團長，德國籍的若瑟·拉辛格樞機，並取名號「本篤十六世」。18時48分，新教宗登上聖伯多祿大殿的中央陽台與信眾見面並給予信眾首個宗座祝福（Apostolic Blessing），即《致全城與全球》（「全城」指教宗駐地羅馬）的降福，于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则高呼“教宗万岁”（Viva il Papa）。拉辛格樞機於4月24日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的教宗就職彌撒後正式成為天主教第265任教宗。

教宗选举就是枢机团选出新教宗的过程。与传统不同的是，根据1996年的宗座宪令「主的普世羊群」，枢机们在秘密会议期间不必一直被锁在西斯汀小堂里。不过，在休会期间住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枢机們也无法通过电视、广播、或者网络与外界沟通。尽管當時总共有183位枢机，但教宗保禄六世于1971年规定，在秘密会议开始之际年过80的枢机不得参与教宗选举。该限定1996年经若望·保禄二世修订为教宗逝世时年届80的枢机不得参加。保禄六世还限制枢机人数不得超过120人，但若望·保禄二世在任命枢机的时候没有遵循这一限制。到2005年4月2日为止，共有117位有资格参加秘密会议的，也就是80岁以下的枢机。除了三位以外，他们都是由若望·保禄二世册封的，他还曾在2003年秘密册封了一位枢机（即「默存心中」），但他的身份和年龄都从未公开。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前既没有说出也没有以任何书面方式宣示他「默存心中」的枢机的身份。这位「默存心中」的枢机也就等于在4月2日卸任了。参加选举的枢机来自52个国家，略高于1978年的49个，其中三十个国家只有一个代表。来自意大利的枢机最多，达到了20位，其次是美国，有11位。有两位枢机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参加选举。这次115人的选举将成为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教宗选举，1978年的两次选举只有111人参与。2005年4月9日，星期六，130位枢机在梵蒂冈集会（其中包括一些不参与投票的枢机），决定在秘密会议结束

之前不与媒体接触。按国别列出选举人数目：

相关内容介绍

20位选举人：意大利 11位选举人：美国 6位选举人：德国，西班牙 5位选举人：法国 4位选举人：巴西，墨西哥 3位选举人：加拿大，哥伦比亚，印度，波兰 2位选举人：智利，匈牙利，日本，尼日利亚，菲律宾，葡萄牙，乌克兰，英国 1位选举人：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波黑，喀麦隆，刚果，克罗地亚，古巴，捷克，多米尼加，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科特迪瓦，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达加斯加，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秘鲁，南非，苏丹，瑞士，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乌干达，越南

在经过了一位任期很长的教宗之后，教宗选举传统上会推举一位较年长的枢机，以确保产生一任短暂的、过渡性的教宗，也就是意大利俗语说的“一位胖教宗后面跟着一位瘦教宗”("After a fat pope a lean pope")。这次有一位很符合这个条件的“候选教宗”，也就是现年77岁的枢机约瑟夫·拉辛格。作为枢机团团长的他是一位德国保守派，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贴身的副手和心腹。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教宗贯彻教理的得力助手。推举拉辛格的人希望他能秉承若望·保禄二世的保守观念。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更适合“勤王”，也就是做为教宗的谋士来影响决策，而非自己担任教宗。拉辛格也是本次仅有的三位连续参加了两届教宗选举的枢机之一。新选出的教宗往往与前任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笃十六世的观点或许太接近若望·保禄二世，而不足以体现区别。按照以往的历史，也许会有一位不那么醉心神学，不那么具有个人魅力而是更侧重行政事务的人被推举为教宗。可以认为若望·保禄二世并不是一个行政人员，而更多地是一位思想家和世界领导人。

以上就是关于久久seseav的详细介绍。久久seseav等相关话题也值得进一步了解。